



伊丽莎白·柯鲁克 (女, 加拿大)

伊丽莎白·柯鲁克

2019年9月29日,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一位白发老者缓步走上领奖台。国家主席习近平庄重地向她颁授中国国家对外最高荣誉勋章——友谊勋章。这位老人就是新中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伊丽莎白·柯鲁克。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生命历程中,她有90多年在中国度过,见证了新中国革命从艰难走向胜利,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外语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

1915年,伊丽莎白出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加拿大传教士家庭。1938年,23岁的伊丽莎白从多伦多大学硕士毕业就迫不及待回到四川。此刻,这个生养她的“故乡”正饱受战争摧残,可她却像是一个逆行的女战士,毅然定居这里,潜心做人类学研究。

伊丽莎白套上蓝布衫,戴上草帽,穿上草鞋,从白富美秒变“村姑”,和农民打成一片。在艰苦努力下,她和同伴完成了璧山县兴隆场及周边村社1500余户居民的调查。她以“庞杂而细碎的田野

新中国外语教育奠基人伊丽莎白·柯鲁克



伊丽莎白在河北南海山村



1981年,伊莎白到兴隆场(后改名大兴镇)搞社会调查



1994年5月,柯鲁克夫妇在北外校门外

日记”记录了兴隆场乡民的婚俗、种植养殖、交易等日常生活,堪称“史上最全兴隆场大数据”,让现在的年轻人得以了解当时乡村的发展轨迹。

伊丽莎白对中国大地和中国人民充满热爱,与另一个人的生命轨迹息息相关,那便是大卫·柯鲁克——伊莎白的丈夫和同志。

大卫·柯鲁克是英国共产党员,在共产国际安排下,以教师身份来到中国。1940年,伊莎白与大卫在成都邂逅,惺惺相惜的两位年轻人走到了一起。两年后,他们在伦敦结婚。在丈夫的影响下,伊莎白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中国仍旧是令柯鲁克夫妇魂牵梦萦的地方。1947年11月,他们以国际观察员身份来到河北太行山下的解放区十里店村,调研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1948年春,他们完成了此次调研。临辞归国之际,他们受到中央外事工作负责人王炳南的深情挽留。经过慎重考虑,他们决定留在中国任教,从此开启了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的教育征程,柯鲁克夫妇终于成为中国革命的直接参与者。

伊莎白刚接触英语教学时,也有过忐忑。她回忆道:“我和大卫一开始确实都很缺乏专业的教学经验,但好在我们都很

了解中国革命,我非常希望看到社会主义是如何建设的,想了解毛泽东思想及其实践。”

在战争中开展教学,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柯鲁克夫妇与学生们同吃同住,想方设法机动灵活地开展教学。大家带上小马扎,到处都能成为他们的课堂。学生的水平相差不少,就进行差异化教学。没有现成的教材,就通过各种途径搜集英文报刊上的文章。伊莎白常常用打字机工作至深夜,定稿后再刻蜡板印制,一本本简洁实用的教材就是这样“出版”的。

在口语教学中,伊莎白提倡先让学生看教师作特定情境下的对话演示。那时学校没有录音机,她就亲自演示。伊莎白本身声音就轻,不断地演示,嗓子很难受,但她顾不上自己的身体。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军队急需英语人才。在周总理授意下,学校开设了16人的小班,由柯鲁克夫妇负责专门培训,不仅白天要上课,晚上还要继续辅导学习困难的学生。令伊莎白印象深刻的是,“人们对参军的热情非常高,人人都带着一种无以言表的自豪之情。待他们英语足够好之后,就去了战场。”

伊莎白还为外交部培养了首批口译人才。她回忆道:“我精挑细选各种各样的录音带给学生们进行听力理解和模仿。经过一年多的专门训练,那个班里学生的语言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柯鲁克夫妇的英语教育实践硕果累累。教学之外,他们还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套大学英语教程的编写和《汉英词典》的编纂。当问起在整

个教学经历中,令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何时,她说是“平等的师生关系”。

1981年,66岁的伊莎白退休了,但她并没有停歇。她多次返回西南地区,为贫困家庭孩子设立助学金;还前往内蒙古、宁夏等地,帮助开展外语教学活动。伊莎白说:“我们一直是中国革命的参与者,中国共产党对我们的信任使我们有了归属感,我们从不后悔来到中国。”

从中央外事学校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从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伊莎白始终在岗位上勤勉奉献,推动和见证了新中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她和丈夫一起,让更多的有志之士在国际舞台上发出有力声音。她一生都在做着自己所爱、社会所需的

事业,她的满头白发中,写满学者的风骨和笃定的信仰;蹒跚的步履下,是对理想信念、初心使命永不休止的追求。

2020年12月,北外师生为伊莎白教授庆祝105岁生日。伊莎白说,自己十分荣幸能够参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高等教育发展,见证中国从衰微到富强的百年复兴之路,她期待能够见证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这一伟大历史时刻。

今天的北外东校区,矗立着一座大卫·柯鲁克的铜像。伊莎白有时会来到这里,回忆她心爱的丈夫,回忆起往昔的旧时光。



1948年,叶剑英(左一)与大卫(左三)、伊莎白(左四)等合影



伊莎白和朋友在大卫铜像前

第三宗罪: 侵权

美国同盟体系玩弄国际规则,对国际法合则用、不合则弃,以强权挑战公理,歪曲国际法粉饰恶行,只为谋取一己私利。

◆美国拒绝参与或退出国际公约、组织。

过去一段时间,美国在国际上奉行“本国优先”,大搞毁约退群,严重损害了多边主义,削弱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包括:拒绝批准承认工人享有结社权利的1948年《结社自由和组织权利保护公约》;拒绝签署谋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印支问题的1954年日内瓦协议;拒绝批准1979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拒绝签署美曾主张且经大多数国家同意的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4年,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过于政治化”为由,第一次退出该组织;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批准198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拒绝批准1997年《京都议定书》;未批准1998年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2001年,独家拒绝达成《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旨在建立核查机制的公约议定书,并阻挡至今;2017年1月,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会摧毁美制造业为由退出TPP;2017年6月,身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宣称《巴黎协定》使美处于不利位置,决定退出该协定并重启化石燃料开采计划;2017年10月,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部亟待改革为由,第二次退出该组织;2017年12月,因《移民问题全球

美国同盟体系“七宗罪”(3)

契约》与美政府现行难民政策和特朗普移民原则不符,宣布退出该协议;2018年5月,认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是“一个巨大的谎言”“史上最吃亏的协议”“存在灾难性缺陷”,宣布退出该协议;2018年6月,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存在“存在偏见”及“无法有效保护人权”,宣布退出该组织;作为对巴勒斯坦因美国搬迁驻以色列大使馆至耶路撒冷一事将美告上国际法院的回应,美宣布退出涉及国际法院管辖问题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关于强制解决争端之任择议定书》;2019年8月,宣布《中导条约》失效,并立即着手研发此前受限的陆基常规中程导弹;2020年4月,停止资助世界卫生组织,并于7月宣布退出该组织(2021年初拜登上台后宣布重返);2020年5月,美决定退出《开放天空条约》,同年11月宣布正式退出该条约。

◆美国及其盟友在海外军事战争中大肆侵犯人权。

2020年12月30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雇佣军问题工作组发表声明,称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赦免在伊拉克犯下战争罪的4名黑水公司雇员违反美承担的国际法义务,呼吁《日内瓦公约》所有缔约国共同谴责美上述行为。12月23日,人权高专办发言人发表声明,对特朗普赦免有关人员深表关切,称此举将助长有罪不罚现象,鼓励其他人今后犯同样罪行。2021年4月12日,联合

国人权高专办切莱特发表声明,对英国议会正在审议的“海外行动(现役和退伍军人)法案”可能包庇那些实施酷刑等严重罪行的英海外军人表示关切,指出该法案显著降低了追究严重侵犯人权的海外军人责任的可能性。2020年10月5日,10位人权理事会特别机制专家也曾对该法案表示关切,称该法案使在海外服役的士兵免受非法杀害和酷刑指控,违反了人权法、国际刑法和国际人道法。2021年4月14日,人权理事会单边强制措施对他人权负面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等发表联合声明,批评美国名为“正义的奖赏”的反恐奖赏计划侵犯人权,表示许多美认定的涉恐人员无法获得正当司法程序。美国通过悬赏嫌疑人员信息,鼓励其他人侵犯这些人的人权。

◆美国多年来对多国实施长臂管辖和单边制裁。

美国长期依据美337条款、《反海外腐败法》《托马斯法》等国内法,肆意对其他国家和企业实施长臂管辖,发起单方面制裁。截至目前,美已对世界上近40个国家实施过经济制裁,并获得巨额收益,全球近一半人口受其影响。从2009年至2017年,美仅从欧洲就通过长臂管辖获得1900亿美元收益,并获取大量企业数据,阿尔斯通等企业受制后被美收购。

2015年到2019年间,美国政府对委内瑞拉采取了350多项单边强迫性措施。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切莱特表示,美国对委内瑞拉实施的新一轮单边制裁,措施涉及面十分广泛,导致委内瑞拉主要货物已经严重短缺,可能会严重侵犯该国人民的人权。

2018年,土耳其以涉嫌参与“居伦运动”和间谍罪为名逮捕美国牧师并判处有期徒刑。美国在外交渠道沟通无果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对土耳其输美铝制品加征关税。在美国的经济制裁下,2018年8月土耳其货币里拉暴跌18%,土汇市陷入混乱。

2019年,美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对华对所有子公司实施禁供。2019年6月至今,美陆续将中国200多家企业列入制裁名单。

2020年4月,联合国7名人权专家呼吁美国解除对古巴的经济和金融制裁,称制裁阻碍了人道机构帮助该国卫生系统抗击新冠疫情,美国对古巴的禁运和对其他国家的制裁严重破坏了国际社会为遏制新冠大流行、治疗病患和挽救生命开展的合作。

美已对伊朗实施了1600余项单边制裁,涵盖石油、金融、航运、汽车等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尽管美一再宣称对伊制裁不包括人道主义领域,但伊在制裁影响下长期无法通过正常渠道采购药品等物资,造成伊国内缺乏医药的人道主义困境。特朗普政府对伊采取“极限施压”政策,以“长臂管辖”吓全世界与伊开展正当合理

的经贸往来,中国多个实体和个人因此受美制裁。伊总统称,仅特政府退出伊核全面协议后恢复、新增的制裁就使伊蒙受2000多亿美元经济损失。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阻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伊发放抗疫贷款,亦不允许韩国、日本等盟国解冻伊海外资金,导致伊购买医疗物资和新冠疫苗求告无门。美还对叙利亚、也门等深陷战乱的国家挥舞制裁大棒,进一步冲击其脆弱经济基础,酿成了比战争更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2021年3月,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发表专家报告,批评美长期依据国内法对其他国家施加制裁,侵犯了中国、古巴、海地、伊朗、尼加拉瓜、俄罗斯、叙利亚、委内瑞拉、津巴布韦等国人权。

美国还阻挠国际司法机构正常工作。2020年3月,国际刑事法院批准对美军事和情报人员在阿富汗所涉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展开调查,受到美同盟体系极力阻挠。6月,特朗普宣布将对参与有关调查人员实施经济制裁和入境限制。9月,蓬佩奥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本苏达和管轄、互补与合作部门负责人莫乔乔科。国际刑事法院指出,美制裁对该院和《罗马规约》下国际刑事司法系统、法治构成严重冲击,美方“又一次试图干涉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独立性”。

◆“五眼联盟”国家对他国及本国民众实施大规模监

控。

“五眼联盟”国家长期实施大规模网络窃密、监控和攻击活动,并要求科技公司在加密应用程序中“开后门”。美在网络窃听监控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资源,2018年美情报总经费高达805亿美元。2013年10月德国政府称,默克尔总理移动电话可能遭到美情报机构监听。2015年“维基揭密”网站爆料,美国国家安全局曾对法国总统希拉克、萨科齐、奥朗德实施监听。2021年5月,媒体曝出美国监听欧洲盟国丑闻,美国国家安全局2012至2014年间利用丹麦的信息电缆,监听德国、法国、挪威、瑞典等国政要短信和电话通话内容。

同时,美动用网络手段,对全球普通民众进行大规模监听监控。2013年6月,美国国安局前雇员斯诺登披露“棱镜”项目机密文件显示:美每天收集全球各地近50亿条移动电话记录;秘密侵入雅虎、谷歌在各国数据中心之间主要通信网络,窃取数以亿计的用户信息,肆意追踪民众的私人关系与社会活动;多年来一直监控手机应用程序,抓取个人资料等。“棱镜计划”曝光引发民众强烈反应,多国舆论对美国监控全球网络表示强烈质疑和不满。此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情报部门一直操控着总部设在瑞士的加密设备供应商克里普托公司,一边向外国政府和企业出售加密机赚取巨额利润,一边通过解码该公司加密技术窃取超过120个国家的机密信息。